



# 都市刀客

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

● 曹志前



作者简介：

曹志前，职业记者。  
多年的记者生涯和在  
崎岖小径跋涉的经  
使其在关注形形色色  
社会现象的时代嬗变中  
人的思维方式的生存状态  
时，自然地吧“新新闻文

学”作为了自己审视社会  
和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。

几年来，他发表了近  
200万字作品，出版了四  
本计80万字的专著，其中  
多篇被海内外报刊转载、  
获奖及录成语言音带，并  
被改编为影视剧本。

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

# 都市刀客

●曹志前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

**都市刀客**

曹志前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 插页 219 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\*

ISBN7-5059-2152-5

定价:9.10 元

1·1523

## 序

### 一

1994年元月的一天晚上，我们10个记者聚集在丰台双发盛饭庄，筹划一个后来被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列为1994年中国重大文化新闻之一的行动：向社会公开出售我们的社会纪实书稿。

我们拟出了10本书的内容和题目，决定在报纸上自费刊登广告，下决心为正在发育的中国文化市场，做一回投石问路人。

为了鼓舞自己，我们喝掉了一瓶白酒、一瓶白葡萄酒和若干扎啤。

于是，9个月后，就有了这套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》。

### 二

“剖析当今世象，反映社会热点，揭示世间隐情，描绘百态人生”，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社会性。

中国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年代。改革开放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宾馆、歌厅、舞厅、酒吧、咖啡馆、美容院、高尔夫、台球、跑马场、私人轿车、花园别墅……带来了证券交易所、外汇市场、劳务市场、股票、公司、出国、外企……这些都是社会的表层的变化。中层，是新的行业、新的职业和新的阶层的生成。而深层，则是社会结构的调整，不同集团不同阶层间的利益

的再分配,以及中国人的观念、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改变。

这一切使中国当代社会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课题,我们追踪着这些现象和课题,沉入社会的海底,透视它们,分析它们,在纸上留下我们的观察和思索。这套丛书是纷繁的大千世界的纪录,是形形色色“小人物”的纪录。许多是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新的人物类型,另一些则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“传统”的人物。我们写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中他们的希望,他们的失落;他们的欢乐,他们的苦恼;他们的孤独,他们的躁动;他们的升扬,他们的堕落;他们为自身的生存自身的发展所进行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挣扎、奋斗。他们正是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主角,此起彼伏的社会热点的构成者。

十本书,十个领域,勾勒出一幅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十个人,十种文字风格——

杨菊芳笔下充沛细腻真挚的情感;

曹志前、艳齐更浓郁的文学色彩;

刘一达的“京味儿”;

连继民“信手拈来”的诙谐,严肃的主题包藏在貌似调侃的文字里;

郝在今简洁跳荡的句式中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敏锐;

王崇理流畅冷静的论述;

毛磊和王灵书平淡下的奇诡和丰厚;

张维国是十记者中唯一以人物构成全书的,他写女明星可说别具特色,有其独到之处。

十颗心,沉甸甸的,当我们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市场和“上帝”——广大读者检验的时候。

## 三

这是一个需要纪实并且有实可记的年代。

当我们踏进我们的采写空间时，却发现，那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不完美的、有争议的，甚至是丑陋的。

我们也不禁问自己：社会纪实与“主旋律”相违背吗？我们的某些作品，会不会变成“暴露阴暗面”，甚至，播扬丑恶？

然而，当我们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，细细地审视历史、现实以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物后，我们释然了；

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，没有不存在矛盾的社会。

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，为公共所关注的社会现象、热点和难题，无一不是滋生于体制的边缘，今天与昨天的交界处，新旧观念的冲突中，新事物的生长点与旧事物的衰亡点，因而必然是美好与丑恶，光明与黑暗，正确与谬误，理想与现实，合理与不合理的共存。

真的记者，敢于直面纷纭的社会，能够把握笔下的众生。

铺开纸墨，我们追求客观和冷静。我们努力揭示社会现实和社会中的人与政策、法律、秩序、道德、观念的历史性冲突。我们承认社会多元评价的客观性，并努力反映各个利益集团和不同阶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评价，努力揭示一种现象，一个事物，一种特定人生对社会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，尽可能做到全面的展示、剖析和评价。在一些篇目里，虽然没有直接的议论，但这一剖析和评价，却蕴含在作者导向鲜明的记述和描写中。

社会责任是神圣的，尤其是对于以“纪实”为己任的记者。

我们决不单纯“暴露黑暗”。我们所批判的，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努力加以制止和清除的。我们在鞭挞假恶丑的同时，示人以真善美。也许，我们的高层领导能够从这套丛书中，了解到从报告、汇报、文件、纯新闻中难以了解到的社会的脉搏，而我们希冀广

大受众通过我们的作品，能更广阔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身处的时代，理解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，理解党和政府为大众渴望的富裕美好的中国所做的努力，树立起对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信心。

因为首先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。

#### 四

社会纪实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诞生以来，已经走过了近 10 年的历程。它从一两家青年报刊发端，到风行了全国大小报纸、杂志以至图书出版界，现在，到了该进行总结和提高了。

且把这套丛书，当作这一新兴文体的一个阶段的成果的一个展示吧。

如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，这套丛书也非尽善尽美，各本的水平也不尽相同，而且，它也不能囊括社会纪实的所有类型所有领域。但是，从这套丛书中，人们至少可以看到社会纪实的题材和体裁的某些特点，以及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。

我们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对这套丛书的执着和付出的辛勤劳动。从我们策划出售文稿起，他们就关注着这件事情。而在出售开始时，出于价格承受力等方面的考虑，我们并没有想卖给国内的出版社，最后的结果却是以版税形式卖给了中国最“正统”的出版机构。也许，这是一个标志，昭示了中国文化市场已经走过了它的充满骚动、奇诡，以超常行为来博取社会轰动效应的启动期，开始进入常规发展的轨道。

杨菊芳

1994.8.16

# 目 录

- 1 / “神行侠”闯独联体
- 23 / “冷面杀手”刘林
- 47 / 做“高雅”生意的大款
- 65 / 沉甸甸的歌手梦
- 71 / 周末聚餐会  
——北京个体四大亨生  
活探秘
- 89 / 都市刀客  
——北京私人保镖扫描
- 100 / 丑恶的青春饭
- 109 / 赌场大亨沉浮录
- 126 / 在海口开当铺的单身母亲
- 147 / 深圳不相信眼泪
- 166 / 商海沉浮的尴尬人生
- 206 / 思维即财富  
——文化人商海折腾记
- 227 / 老三届的梦
- 238 / 反腐倡廉中的深圳歌舞厅
- 249 / 咪咪和他的滚石乐队
- 274 / 小老板的影星梦
- 287 / 蹚一回污泥浊水



## “神行侠”闯独联体

### “老毛子”的海鼠皮帽

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地坛体育场的那个跳蚤市场上。

这里人声熙攘，地摊儿密密地挤在一起。琳琅满目、五颜六色的小商品吸引着前来光顾的人们。

在那些摊点儿的外围，是另一个生意圈儿。卖煎饼的、卖快餐盒饭的、卖热奶咖啡的、卖花生瓜子糖葫芦的，在这里扯着嗓子吆喝。那热气腾腾的吃食，使跳蚤市场更增添了几分火爆。虽然是隆冬时节，却很有些春天的气氛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一些套圈儿、打靶、轮盘彩等小娱乐也夹杂在饮食摊点中。欢声笑语，使这跳蚤市场简直成了个民间庙会。

跳蚤市场的兴起，带动了一个经济圈的发展。

随我一起逛跳蚤市场的朋友说：

“咱们中国这地方，有巨大的消化吸收和改造的能力。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东西，我们都能根据现有的国情和需要，把它转化为一个新东西，跳蚤市场在国外就是单纯的旧货市场，而在我们这里，几乎成了一个集购物、饮食、娱乐、休息的多功能商城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将来发展的好，这跳蚤市场完全可以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，只是不能设在体育场里。要专门找一个地方，重新搞一些具有旅游意义的建筑，那就不仅仅能吸引搞第二

职业的职工和一般的购买者，还能吸引老外呢！”我笑着说。

天气很冷，北风阵阵卷起地上的纸屑和软包装饮料袋。但跳蚤市场上的人们仍兴致勃勃留连忘返。门外又涌进来新的“下海”者和顾客。

我们沿着摊位浏览着，体会着这里独特的商业风情。我被一个摊位的商品吸引住了，一个折叠钢丝床上，满满地摆放着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。有望远镜、有毛皮帽子、有毛呢礼帽、有射鱼枪、有照相机、有花花绿绿的纪念手表……

“老毛子货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没错。这都是来自那个寒冷国家的东西。

近几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，前苏联的商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。苏联解体后，独联体经济动荡，中俄之间的民间贸易更活跃了。中国人对俄国的东西情有独钟，这不仅仅是五十年代那深厚的友谊的沿袭惯性，而还在于他们的东西有许多特点。

独联体的商品与西欧的相比，别有特色。那望远镜、照相机之类的虽然外表粗笨，缺乏一种纤秀与细腻的风格，但是却有一种犷达美，并且结实，耐用。从外观到实质，似乎都有一种“熊”的气势。作家邓刚在一篇访苏散记中记述道：独联体的人身体魁伟，很经得住摔打，连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，重重的摔一个跟头，爬起来又跑，跟没事儿似的。

他们的那些商品似乎也具有这种经摔打的品性。那射鱼枪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就象抱着挺轻机枪，给人一种伟岸和征服感。那照相机，挂在脖子上，坠得脖子发酸。一按快门，咔嚓一声，那响声能吓人一跳。在北京，并没有专卖独联体商品的商店，只是有零星的柜台摆几件东西。那年在东大桥开了一个五洲市场，独联体的几个黄发碧眼的小伙子用大纺织袋带来几个纸匣子，打开后，里面都是手表、照相机、军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。人们簇

拥着上来购买，差点儿把柜台挤塌了。由此可见，这些东西在北京有广阔的市场。物美价廉，又沾着一个“进口货”的光，自然让善于算计又追求时髦的北京人趋之若鹜。

这个跳蚤市场的老板独具慧眼。他把这些洋货弄到这里来，生意极好。这个小摊位前挤满了人，人们询问着，摆弄着，讲着价钱。

那老板是个小伙子，二十七、八岁吧。他穿着一件俄式的海狸领呢子大衣，戴着一顶传统的俄式带耳皮帽，在熟练地卷着莫合烟。他神情冷俏地站在朔风里，那张脸棱角分明，很有一种“沧桑感”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一定很有故事。

我的朋友看着这些商品，调侃地说：

“哟，小老板把整个独联体都弄到跳蚤市场来啦？整个一个老毛子代理商。”

那小伙子冷冷地扫了我的朋友一眼，稳稳地说：

“不是代理商。我就是货主。”

“从独联体带回来的？好搞吗，那边？”

“出生入死。”小老板燃着了烟，吸了一口，吐出烟来，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弥漫开来。

那钢丝床上放着几顶皮毛帽子。样子没什么变化，都是戈尔巴乔夫戴的那种，四四方方，帽扇可以放下来，但是皮毛却极有特色。这些帽子的皮毛国内都很罕见。

我拿起一顶帽子来，沉甸甸的。毛短，像硬板刷似的，米黄色的皮毛上有黑色的斑块，我端详了好一阵，闹不清这是什么动物的毛皮，只好请教那小老板。

“海豹皮。”他说。

果然不同凡响。海豹皮！这比那些狗皮、兔皮乃至羊皮做的帽子不知要“稀罕”多少倍。海豹也算珍贵动物了，猎取一只海豹

比捕获一只野兔要艰难得多，最起码得乘船去南北极。

“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“800 块，”他说。

我伸了下舌头。他赶紧补了一句：

“在西单商场这帽子卖二千六，就比我这帽子多了层包装。他们那个盒子漂亮，用塑料压膜封着。可是盒子再好，最终你还得戴帽子，不能戴盒子。”他说。

“说得对。不过 800 块贵了点儿，我买不起。”

“优惠你，700 块拿走。”他又说。

我拿起另一顶帽子。

“这是海鼠的，更珍贵。中国根本没这动物，动物园都没有。这海鼠在世界上快绝了。”

我欣赏那海鼠，毛很长，尖尖的，跟刺猬的刺一样。可是用手一摸，却极柔软，暖烘烘的有一种惬意感。我一下子喜欢上这顶帽子了。买东西就是这样，往往凭一时心血来潮的感觉。

我戴在头上。他赶紧递过一面镜子。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，觉得有些异样。他说：

“真精神！跟叶利钦似的。”

旁边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。这小子看着挺冷峻，其实很好接近。我不敢问价了，因为海豹尽管也珍贵，但毕竟动物园里有，而这海鼠，珍贵得连动物园都请不进来，那价儿绝非我这种工薪族能承担得了的。

他先开口了：

“这个便宜。500 块拿走！”

“比海豹皮还便宜？”我竟有点儿不相信了。

“是便宜。因为要不便宜就永远卖不出去。因为没人识货。我从独联体弄来了两顶，是用阿迪达斯运动服换的。您知道用多

少套？四个大旅行包的衣服！差点把那俄国大汉压得散了架。可我还是换来了，想着能在国内卖个大价钱。可谁也不识货。再过一个月天暖和了，这帽子就窝在手里了。就这一顶了，有心要，就500块拿走。那顶我孝敬一位中央首长了，我不说出来是谁，那不好。不过你仔细看电视，能见着。国内就这两顶海鼠帽子。”

他一板一眼地说。说得我真动心了。

我的朋友也觉得这帽子不错，他悄悄地捅了我一下，示意我再侃侃价。

“便宜点？”我说。

“不行，一分不能少，海鼠，不是老鼠。”他强调这毛皮的“物以稀为贵”。

“那就算了！”我的朋友拉着我便走。

“你说个价！”他终于松口了。

侃来侃去，最后以300块成交。他惋惜地摇头：“等于白送你了。你当我容易呢！出生入死。”

后来，我把这顶帽子拿到王府井的盛锡福老字号帽店去，找一位老售货员给看看。那老师傅拿在手里，端详了一阵，用嘴吹了吹，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：

“好皮！”他赞叹着。

我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总算没买个假冒伪劣。

“什么皮？”我问。

“说不清。”老师傅回答。

“这是海鼠！”我赶紧卖弄一句。看来这皮毛真是稀罕物了。

### 雷宇生，远近闻名的丐帮帮主

从此，我就常到跳蚤市场去，并认定在那里能买到物美价廉

的好货，每个星期日，我都骑着自行车，奔波在月坛、工体、劲松、地坛这几个跳蚤市场。我发现，几乎每个市场都有“老毛子”的东西。

在工体的跳蚤市场里，我看见了一个摊位，摆满了独联体的东西。我拿起一双冰鞋摆弄着。那双冰鞋很亮，奶白色的球刀，穿上这双鞋在冰场一站，就是不滑，也会格外引人注目。我还没说话，摊主问了我一句：

“您这帽子，也是在跳蚤市场买的吧？”

“哦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都是我们老板的货。”那摊主说。他也是个年轻人，穿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。

“你们老板？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小伙子，爱抽莫合烟？”

“没错！雷宇生。我们都是给他干活儿的。”这小伙子很饶舌，特爱说话。

“我怎么总没见他。这雷宇生挺仗义的，卖东西特爽快。”我说。

“还行，还行。”那小老板呵呵地笑了：“他又走了。这几天就回来。他总是一个人去，特能干。”

“一个人闯独联体？”我问。

“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人，还有个小娘们呢，娜佳，洋妞。特性感！”那小伙子粗俗地大笑起来。

我眼力果然不错。那雷宇生真是有个故事的人。我赶紧掏出烟来，和这个小伙子套拉拢。于是我了解到，这雷宇生原来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印刷厂的工人。印刷厂不景气，厂子里设备太落后，接不了高档次的活儿，于是许多工人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回了家。雷宇生身强力壮，他没在被遣退之列，但他看出来在这干不会有前途，于是来了个“停薪留职”，下海了。他没有走什

么曲折的路，一个猛子就扎到了俄罗斯，来回倒腾。原来是把独联体的货卖到商店的承包柜台上，后来觉得那帮人太黑，就另找销路。正当这时，跳蚤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，这等于给了他一个销售市场。他雇了几个知根知底的待业青年，让他们根据卖的货物取成，领“效益工资”。于是，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十几家跳蚤市场。

那小伙子得意地说：

“在跳蚤市场，凡是卖老毛子的东西的，都是我们的人。我们卖的价儿不黑，所以别的人挤不进来。要是来了，我们也不怕，哥几个聚在一起，一起哄，就把丫挺的挤兑走！”

他们真是跳蚤市场的“专业户”，雷宇生，远近闻名的丐帮帮主！

### “神行侠”独闯俄罗斯

我终于在工体又见着了雷宇生。我觉得，这雷宇生挺神秘的。这回，他不是亲自看摊儿了，而是仰靠在一张帆布折叠椅上，闭目养神。他身边有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，正聚精会神地玩着一个“俄罗斯方块”，她把自己融化在那小小的手掌游戏机里了。没错，这姑娘一定是娜佳！

一个黑胖短粗的汉子帮他们看摊儿。那胖子手忙脚乱地张罗着。有了娜佳在这儿做活广告，顾客很多，有的人挤不到前面来，就远远地站在几块砖头上，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雷宇生和娜佳。

我绕到摊位的后面，轻轻地拍了一下雷宇生的肩头，他睁开眼睛，一愣。

“不认识？海鼠。”我指了指头上的帽子。

他笑了：“是你呀！还想再占我个便宜？”

“侃侃，随便侃侃。我知道你叫雷宇生，那姑娘叫娜佳。”我单刀直入地说，想让他大吃一惊。

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吃惊：

“谁不知道我呀？在大街上没人知道，可在这跳蚤市场，我可是独一份。有这雷宇生在这儿，其他有老毛子的货就甭想在这儿卖了！他们都知道我。京城15个跳蚤市场，有我60个摊儿！”

这家伙简直是在用大老板的口吻在说话。

我自持有个独特的本领，就是能和我感兴趣的人“套磁”。这雷宇生果然“中套”，我几句吹捧他的话一出口，他的兴致就来了。

“妈的！不容易，甭看我今天打出了一个地盘，没有营业执照，在跳蚤市场却有了自身的地位，可是，我刚开始闯独联体的时候，受的那罪，有谁知道呢？”

“说说，真的。我特爱听这些故事。我也特向往那白雪覆盖的白桦林的世界。可是我年龄不行了，要不然，真去跟你跑跑，好好学习学习，也看看那有魅力的国家。”我说。

“有魅力？哪跟哪呀！那地方乱着呢。你要想闯独联体，得有三个基本条件，首先得有一双好腿，能跑。赚了得跑，赔了也得跑，不然你得折在那儿。中国人在那儿被黑社会杀的可不少。第二你得会装孙子，该哭的时候笑，该笑的时候得哭，做生意的时候，永远别露出你的真实感情来。在国内无所谓，我们方方面面都受着保护呢，可在那边，你就是个流民，谁都敢挤兑你。第三条最重要，那就是你得会藏钱，不管是美元、卢布还是人民币，挣到手里就得想办法藏起来，哪怕是掖在裤裆里呢！要不然你得让人家洗走，白干！”

“你跑了多少趟啦？”我问。



“总得有七、八次了。我得卖货，得进货。咱们跟那些国营的大倒爷不一样，人家在那儿有门脸儿，在这边有后盾。可我是个个体，难多了。”

那个娜佳听着我们说话，不时地抬起眼睛看我们一眼。娜佳的眼睛是湖蓝色的。浅黄的金发，用一根白丝带扎着，显得很有活力。这姑娘有二十二、三岁的样子。

雷宇生似乎很久没和人这样痛快地侃过了。我知道，他们这种人，跟圈内的人不便多说什么，怕被人了解了底细，在生意上叫人“下了套”。在独联体，跟“老毛子”们更不能诉苦，那一点儿用也没有。所以有什么难处和委屈，都得搁在心里。我是个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的局外人，所以他和我谈话，便有了一种“倾诉感”。

雷宇生不等我再问什么，便滔滔不绝地侃起了他下海闯独联体的生意经：

“我第一次闯独联体就尝到了苦头。那次我听人指教，带了两个大旅行包的皮夹克和阿迪达斯运动服，全是乡镇企业小厂做的破玩意儿。那火车就跟农贸市场一样热闹。我到了海参崴，住进了一家小旅馆。两个人一个房间，房间的墙壁都翘皮了，这是粉刷时配料不对。床上有晴纶毛毯，那毛毯上还缝着中国商标呢。躺在床上，那床咯吱咯吱地响。我掀开垫子一看，这床是三合板的，用钉子草草地钉住，用手一晃就响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小旅馆是哈尔滨一家装修公司承包的项目，真给咱中国人丢份儿。我同屋住的是谁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只占了个床位，并不在这里住，听旅馆的人说，也是个中国人。好不容易忍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餐厅去吃饭。餐厅倒很干净，都是粗重的木餐桌和椅子，我去的早，餐厅里还没有人。我买了半只烤鸡，一个烤饼，花了270多个卢布，才合人民币4元左右。不一会儿，客人都